

## 第八回 入桃園奇逢雙美 溫翠被先退春光

話說嘉興西門內鄉紳黃緩，字漢候，庚戌進士，官拜太宰，致仕在家。止生一男一女。男名喚黃鉞，是個目不識丁的蠢貨，年二十二歲。女郎玉娘，生得容如西子，才若班昭，詩詞歌賦，無不精通，黃尚書夫婦愛如異寶。她是十月望日生的，自幼舍名福壽庵白衣大士前。故每歲生日，送二十兩香金到庵裡，母子兩個必定來庵中拜佛，做一日功德。是以十四晚庵中忙忙收拾紙札。十五日早，一群家人婦女護送黃夫人和小姐，兩乘轎子進庵來。庵主慌忙出迎到正殿上，參拜了三寶諸佛，各處拈過了香，方才入齋堂坐定。獻茶罷，起身閒步。諸尼自去禮佛拜懺，單是悟凡相陪黃夫人、小姐，回到她房裡閒玩。十州躲在內裡一個側廂下。夫人一路閒步入來，十州在紙窗洞邊私窺那小姐，果然生得有些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十州看出了神，不覺失聲稱道：「好個女子。」卻被這些跟隨婦女聽見，便說：「呀，那壁廂誰人大膽在內窺探？」早有三人推開廂門，一看，三個婦人吃了一驚，也失聲贊道：「好一位仙女。」驚動了黃夫人，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事大驚小怪？」家人婦女走近面前稟道：「這壁廂藏一個佳人在內。」

大人便問悟凡：「此內之人，是何宅家眷？」悟凡不敢隱瞞，把昨日來蹤述了一遍。夫人道：「這是個落難的女子了。可請她來見我。」那家人婦女走到廂下喚道：「大姐，我家夫人請你。」

文新遂緩步出來，到悟凡房裡。黃夫人同玉娘舉目一看，見她儀容嫵娜，舉止端莊，神如秋水。文新行到夫人面前，眾婦女喝她叩拜，倒是夫人道：「不消。」反要尊以遠客之禮。彼此推遜了一回，黃夫人只得依了，小姐不肯占。文新道：「夫人小姐是金闕玉質，賤妾乃茅屋微軀，怎麼敢占客禮？」必要推小姐在上。見禮過了，夫人與小姐將她週身細細看了，不但容貌推絕，而且言詞溫雅，不像小家出身，只是一對金蓮略粗了些。夫人問她貴姓氏，文新道：「賤姓文名新，年方十五歲，洛陽人氏。」

夫人因適才悟凡把她來蹤說過了，便不再問，命她同坐。文新取了一張椅子，在下面朝上坐了。悟凡獻上茶來，吃了幾杯。黃小姐偶然去悟凡書桌上閒看，看見一幅白箋，壓在硯下，將手去拿起來看，上寫五言絕句二首。

其一曰：

薄命輕如籜，秋風任飄泊。來去無定蹤，未卜何所托。

其二曰：

客夕乘舴舨，今宵蹴招提。萍蹤失巢鳥，誰借一枝棲。

洛陽薄命女偶題於長水之福壽庵。

文新見黃小姐取那紙起來看，連忙走來拿時，早被她看過了，不好去奪，只得任她閱完。那小姐連聲稱贊道：「詩字俱佳。」就呈與夫人看。夫人看了道：「詩句清新，字跡端楷，真乃才貌雙全的女子。可敬可敬。」

黃小姐暗想道：「我只道女中才子惟吾與翠樓兩個，不想此女如此大才。若與翠樓兩個合作一處，外貌內才，豈不是狀元榜眼探花？可惜她是個女子，若是個男子，我與他結連理之枝，遂于飛之願，豈不是天生一對才子佳人？」心下已有相愛相憐之意。黃夫人見了女兒目不轉睛視她，已曉得女兒愛她之意，「我何不與老爺說知，收留這女子與女兒作伴？」及至黃昏，功德作完，老尼進來陪吃晚膳。臨散時候，黃夫人拉道白到外邊，私與她說要留文新到府裡相伴女兒之意：「待明日與我老爺說了，著人來接她。」道白滿口應承道：「在我身上，老尼到明日早造府回復夫人便了。」黃夫人同小姐與文新作別，便有一種依依不捨之意。不得已上轎，一簇人飛擁的去了。

道白走到悟凡房裡來，就將黃夫人的話，對文新說了。文新道：「只恐賤妾不中她意，若黃夫人肯留，賤妾願同翠樓一同服侍小姐便了。」

道白歡喜。明日清晨就到黃府裡來見夫人。先謝了昨日所賜厚儀，然後把文新之意回復夫人。夫人甚喜，小姐在旁便喜之不勝。遂令人放轎到福壽庵，接文新姐進府。原來昨晚回時，夫人即將此話達知太宰公，又把那幅詩與太宰公看了，也稱道不已。故夫人一同道白回話，便著人去請。頃刻間家人來報說，福壽庵文新已到了。夫人命道白接她入內，叫丫頭去書房裡請老爺進來相見。黃公一見，心中也想：「世間有這樣絕奇女子，與我女兒相去不遠。」道白領她上前見禮。黃公夫婦受她兩拜。小姐受了兩個小禮又喚翠樓過來相見。黃公就吩咐侍茶，自往書房裡去了。這道白用過點心，遂辭回庵中去。

翠樓領文新到小姐閨房中。原來玉娘的臥室是一座絕高的樓房，樓後又是一大間，是二面開窗閣子。兩旁邊還有兩間披樓，一個六十餘歲養娘，另橫一個在左邊。披樓裡掩上樓門，竟是個雞犬不聞的仙境。樓上書籍滿架，古帖名畫，不計其數。文新舉目一看，真好個名人書室。四壁僅是玉娘與翠樓的題詠糊滿。到得晚上，老媽送上夜飯來吃過。玉娘看了一黃昏書，然後去睡。翠樓移燭引文新到自己牀前來道：「新姐不嫌不潔，當奉陪同榻了。」文新笑道：「姐姐說哪裡話來，只恐作妹子身上不潔淨，不敢有污玉體。只是同牀各被睡罷。」翠樓道：「妹子不須講客話。我姐妹兩個從今就是親骨肉一般，大家都不用客氣，倘妹妹若有獨性的毛病，我和你合被各單睡如何？」文新道：「甚好。」要讓翠樓在內牀睡。翠樓只得先上牀，坐在裡面。文新一頭脫外面衣服，一頭把自家一本詩集去鎮好桌上。翠樓看見便問道：「妹妹是什麼書？」文新道：「是名人詩集，我平日喜歡他的文字，所以當時在身邊，閒時觀看的。」翠樓道：「可借我一觀。」

文新便取來遞與翠樓，翠樓接書一看，卻是雪梅的二集，上寫長安邵十州著，有小牙章印在上面，是風流解元四個字。翠樓驚道：「這不是小孟嘗的郎君，號邵有二的麼？」文新道：「正是，姐姐緣何曉得那人？」

翠樓道：「我家老爺有個門生，去年往長安帶得一本雪梅初集下來，送與老爺，說是長安一個秀才所作，年才十三歲。老爺看了，十分稱道，遂即送與小姐。小姐持來看時道，字字珠璣，言言錦繡，恨他不得生在本縣，有個相見之期。今年又見鄉試錄上中了第一。但不知他外貌何如，只是見他詩文奇妙，每每形諸想念。常時對我說道：『我若嫁得這個才郎，死亦瞑目。』所以曉得他。不知妹妹何處得這稿兒，還是他親手寫的？還是抄錄來的？」文新道：「就是此解元的真跡。你看他筆法秀雅，便可想其風流氣象了。」翠樓道：「這般說來，妹妹必曾見其豐彩了。」文新笑道：「他就是我姑表兄，時常親見。他容貌是男子中當今無二的，只是他要覓一位美貌佳人，方肯成親，所以至今，十五歲尚未聘室。」翠樓道：「小姐終日誦他詩文，尚未知他人物如何，只說他詩文好。」

妹這一番話，還要歡喜殺了呢。」二人直談至五鼓，方才就寢。翠樓見他不脫小衣，問道：「妹子如何穿了袴袴子睡？」文新道：「我是自幼犯了寒疾，每年到十月時分，便不脫裡衣而睡。」翠樓信了，大家睡去。

到天曉起來，翠樓拿了那本稿兒，走到玉娘牀前來笑道：「小姐有件寶貝在此。」玉娘道：「有甚東西，如此歡喜。」翠樓把文新的話說了一遍，然後把那本稿兒取出。玉娘接來展開一看，是雪梅二集。真個字字珠玉，兼得書法盡妙，即忙披衣起來，叫文新來問。文新之言，從頭一樣。玉娘大喜，又問道：「那邵郎既未聘室，他如今在家可有說親的來麼？」文新道：「家表兄近來朝中有事，他已遠遊到南邊來了。」玉娘忙問道：「你可曉得他望南邊來還向哪一方去？」文新停了一會道：「不知他往哪裡去了。」玉娘也不再問，及梳洗畢，把這本雪梅集讀了又讀，口中吟詠他文詞，肚裡又想他是個風流才子，一時間著魔在十州身上，連早飯懼無心去吃，呆呆地拿在手裡細看，不忍放手。到得晚上，玉娘有心要與文新打得熱鬧，好趁機問十州的消息。

吃晚飯時，玉娘自己坐在上座，叫翠樓文新坐在兩旁。玉娘提起壺來，親手斟一杯酒，送到文新面前來，文新便起身接了。玉娘道：「我敬你這杯，非為別意，難得你三四千里之外，有緣相會。名雖有上下之分，情實骨肉之愛。自今以後，你我三人生死同心，大家如姐妹一般，倘有負心，杯酒為誓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文新道：「賤妾受小姐提攜，得備員奴隸足矣，又焉敢結為雁行。自今以後，當腹心上報小姐，次報翠樓姐，倘有少欺，鬼神是鑒。」也斟一杯酒，敬上玉娘。又斟一杯酒，奉與翠樓。翠樓也敬她一杯，然後大家坐定。玉娘道：「今日不許拘拘，要飲個盡興。」彼此講古論今，飲得有興，講得有味，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不覺城樓已敲三鼓，此時玉娘已是十分醉倒。翠樓被文新連陪數杯，不覺大醉，睡在椅上。玉娘叫文新扶她去睡，文新道：「服侍小姐先睡，奴輩方好出去。」

玉娘依她，便去解衣上牀。文新先已替她打掃牀內潔潔淨淨，鋪設帳褥，又去替她放下帳鉤，說聲小姐好睡，便來扶翠樓到牀上來。文新叫道：「姐姐脫下睡罷。」怎奈翠樓如玉山傾倒，和衣倒在牀上，朦朧睡去。任文新推動，只是叫不起來。

是夜天氣又極寒冷，文新恐翠樓酒後傷風，故把錦被拿來，罩在翠樓身上，自己卻去剔下銀缸，拿了一二卷書，在燈下披閱。轉眼四顧，見翠樓房內玉簽牙邊萬卷紛披，文房四寶一榻，羅列十分齊正，把玩不置。及至玉樓疊推，漏下四鼓，翠樓酒氣少退，轉動起來，見文新尚在燈下觀書，便叫道：「新姐，天氣寒冷，到此時候，何不睡罷。我曉得了，你想是中個女狀元麼？」文新道：「女狀元，賤妾卻不敢，還是讓小姐、姐姐中罷。前在福壽庵曾聞悟凡言及小姐與姐姐詩名，如雷灌耳，一邑之中，文人學士，無不欽服。文新於此道，卻亦路暗，尚欲請教一二，姐姐其許我否？」翠樓道：「請教何必一時，日子可待。夜分已深，睡罷。」於是文新吹滅燈火，行到牀上，和翠樓擁衾而睡。只因這一睡有分教：文新百年之好，於此而諧；翠樓抱她之願，由是而始。而熊夢亦自茲而吐焉。欲知後事，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